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一百三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二百三十四

叛臣上

張邦昌

劉豫

苗傅

劉正
彥附

杜充

吳曦

宋失其政金人乘之俘其人民遷其寶器效遼故事立

其臣為君冠屨易位莫甚斯時高宗南渡國勢弗振悍
僕狂奴欺主衰敗易動於惡兵雖凶器尤忌殘忍將用
忍人先無仁心視背君親猶反掌耳世將之子使握重
兵居之阨塞之地豈非召亂之道乎大義昭明旋踵殄
滅蓋天道也扶綱常遏亂略作叛臣傳

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累官大司成
以訓導失職貶提舉崇福宮知光汝二州政和末由知
洪州改禮部侍郎首請取崇寧大觀以來瑞應尤殊者

增製旗物從之宣和元年除尚書右丞轉左丞遷中書
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
康王及邦昌為質于金以求成會姚平仲夜斫金人營
韓世雅布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廷意俄進太宰兼
門下侍郎既而康王還金人復質肅王以行仍命邦昌
為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
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不許又請以璽書付
河北亦不許時尼堪兵又來侵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

稷之賊也遂黜邦昌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罷
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明年春吳
玠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為人主者從軍
前備禮冊命留守孫傅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怒
復遣玠儔促之劫傅等召百官雜議衆莫敢出聲相視
久之計無所出乃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
人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衆問金人意所主齊
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傅張

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為留守再集
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
立邦昌衆意唯唯有太學生難之瓊恐沮衆厲聲折之
遣歸學舍時雍光署狀以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檜不書
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皇時專事讌游黨
附權姦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檜升
儔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趣勸進邦昌始
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耶適金

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僞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首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謀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杖乃從後襲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并儔瓊等欣然鼓舞若以為有佐命功云即以

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并權同知樞密院事傳
權僉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
書省下令曰比緣朝廷多故百官有司皆失其職自今
各遵法度御史臺覺察以聞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
獨時雍每言事邦昌前輒稱臣啓陛下邦昌斥之勸邦
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爭之乃止邦昌以嗣位之初
宜推恩四方以道阻先赦京城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
金人將退師邦昌詣金營祖別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

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秉哲升儔皆從行士庶觀者無不感愴二帝北遷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金師既還邦昌降手書赦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劫於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復有今日乎康王居外久衆所歸心曷不推戴之又謂曰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亦請奉迎康王邦昌從之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已徐秉

哲從旁贊之邦昌弗聽乃冊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
延福宮遣蔣師愈齎書於康王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
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王詢師愈等
具知所由乃報書邦昌邦昌尋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
寶復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
中外大說太后始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
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
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即皇帝位

相李綱徙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綱上書極論邦昌久典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諸市朝以為亂臣賊子之戒時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邦昌已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目為故天子哉高宗乃降御批曰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責授昭化軍節度使潭州安置初邦昌僭居內庭華國靖恭夫

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李氏杖脊配車營務時雍秉哲并儔等先已遠竄至是併誅時雍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也世業農至豫始舉進士元符中登第豫少時無行常盜同舍生白金盃紗衣政和

二年召拜殿中侍御史為言者所擊帝不欲發其宿醜
詔勿問未幾豫累章言禮制局事帝曰劉豫河北種田
叟安識禮制黜豫兩浙察訪宣和六年判國子監除河
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真豫善中書侍郎張
慤建炎二年正月用慤薦除知濟南府時盜起山東豫
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不許豫忿而去是冬
金人攻濟南豫遣子麟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倖張
柬益兵來援金人乃解去因遣人陷豫以利豫懲前忿

遂畜反謀殺其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總城
納款三年三月烏珠聞高宗渡江乃徙豫知東平府充
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制大名開德濮濱博棣德
滄等州以麟知濟南府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四年七
月丁卯金人遣大同尹高慶裔知制誥韓昉冊豫為皇
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先是北京順豫門生瑞禾濟南
漁者得鱸豫以為已受命之符遣麟持重寶賂金左監
軍達喇求僭號達喇許之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

立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決越次請立豫議遂決乃命慶
裔昉備璽綬寶冊以立之九月戊申豫即偽位赦境內
奉金正朔稱天會八年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
丞張東為右丞李儔為監察御史鄭億年為工部侍郎
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大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兼
知濟南府孝純始堅守太原頗懷忠義高宗以王衣雅
厚孝純俾衣招之會烏珠遣人自雲中送歸豫遂失節
於敵豫還東平升為東京改東京為汴京降南京為歸

德府以弟益為北京留守尋改汴京留守復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悉為州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乃起四郡丁壯數千人號雲從子弟下偽詔求直言十月冊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習宮掖事豫欲有所取則故立之十一月改明年元阜昌方豫未僭號時數遣人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及賂悟左右喬思恭與共說悟令降金悟並斬之又招知楚州趙立立不發書斬其使復遣立友人

劉偁以榜旗誘之且曰吾君之故人也立曰我知有君
父不知有故人燒殺偁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
正豫囚之十旬不屈欲官之不受豫大索宋宗室承務
郎閻琦匿之豫杖死琦召迪功郎王寵不至文林郎李
喆尉氏令姚邦基皆棄官去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
僭年豫亦無如之何洪皓久陷于金尼堪勸皓仕豫不
從竄皓冷山處士尹惇聞豫召遜山谷間走蜀中國信
副使宋汝為以呂頤浩書勉豫忠義豫曰獨不見張邦

昌乎業已然尚何言哉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豫書乞通
宋朝豫殺希載是月豫立陳東歐陽澈廟於歸德如唐
張巡許遠雙廟制紹興元年五月張俊討李成敗之成
逃歸豫雄州大僧王友直嘗抵豫書招李成謂劉光世
呂頤浩非中興將相才後為人所訴詔鞠而刑之六月
豫以麟為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置招受司于宿州
誘宋逋逃金人既立豫以舊河為界恐兩河民之陷沒
者逃歸下令大索或轉鬻諸國或繫送雲中實防豫也

十月豫入寇遣其將王世冲以蕃漢兵攻廬州守臣王
亨誘斬世冲大敗其衆十一月帥臣葉夢得招降豫將
王才偽秦鳳帥郭振入寇王彦闢師古敗之偽知海州
薛安靖及通判李彙以州來歸二年二月知商州董先
以商虢二州叛附于豫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豫
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
所陷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彦德安陳規
蘄黃孔彥舟廬壽王亨相為應援毋失事機三月仲為

其將霍明所殺高宗聞之授仲二子將仕郎河南鎮撫使翟興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偽詔并戮其使豫乃陰結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興首降豫四月丙寅豫遷都汴因奉祖考于宋太廟尊其祖曰徽祖毅文皇帝父為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是日暴風捲旗屋瓦皆震士民大恐豫曲赦汴人與民約曰自今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時河淮陝西山東皆駐北軍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

子府十三軍分置河南汴京洵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五月豫聞桑仲死遣人招隨州李道鄧州李橫皆不受執其使以聞六月斬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豫其將陳彥時率衆千餘來歸直徽猷閣凌唐佐尚書郎李亘國信副使宋汝為留偽庭久謀疏豫虛實蠟書以聞事泄豫殺唐佐亘亦遇害豫以知東平府李鄴為尚書右丞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為大總府先鋒將十二月襄陽鎮撫使李橫敗豫兵於揚石

乘勝趣汝州偽守彭玘以城降豫遣劉夔與金帥薩里
罕侵蜀執進士薛筇送豫筇勉豫早圖反正庶或全宗
孰與他日併妻子磔東市豫怒欲兵之賴張孝純獲免
三年正月庚申李橫破潁順軍偽守蘭和降壬戌敗豫
兵于長葛甲子橫引兵至潁昌府偽安撫趙弼固守急
攻下之弼遁復潁昌二月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
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三月豫聞橫入潁昌求援於
金人尼堪遣烏珠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師二萬逆戰

於京城西北之年駝岡橫敗績復陷潁昌橫軍本羣盜恃勇無律勝則爭取子女金帛故及於敗四月陷虢州鎮撫司統制官謝臯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臯開封人是月明州守將徐文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人浮海抵鹽城輸款于豫文言沿海無備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知萊州益海艦二十俾寇通泰間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偽齊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

能屈因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復問帝意所向

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有慚色時豫悉有梁衛之地
翟琮屯伊陽之鳳牛山不能孤立突圍奔襄陽九月楊
政遣川陝將官吳勝破豫兵於蓮花城十月己亥賊將
李成陷鄧州以齊安守之癸卯陷襄陽李橫奔荆南知
隨州李道棄城走成據襄陽以王嵩知隨州甲辰陷郢
州守臣李簡遁豫以荆超知州事賊將王彥先自毫引
兵至壽春將窺江南劉光世駐軍建康扼馬家渡遣鄆

瓊領所部駐無為軍為濠壽聲援賊乃還十一月金人遣李永壽王翊來報聘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監廣州鹽稅吳伸上書請討豫謂金人雖彊實不足慮賊豫雖微實為可憂今敵使在廷宜陽許而陰圖之乘其不疑可一戰擒也四年正月翰林學士慕崇禮言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其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請必解弛宜戒將帥愈益置守縱和

議成亦未可弛備既而朝廷遣章誼使金至雲中尼堪
答書約毋駐軍淮南誼不屈還過汴豫欲留之以計獲
免熙河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與豫兵戰于左要嶺敗
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矣二月豫策進士五月知
壽春府羅興叛降豫舒蘄等州制置使岳飛復襄陽李
成遁尋復唐州六月復隨州礫偽守王嵩于襄陽市七
月復鄧州語在飛傳豫聞岳飛取襄鄧遂乞師於金人
偽奉議郎羅諺上南征策豫大喜奪民舟五百載戰具

以徐文為前軍聲言攻定海九月豫下偽詔有混一六合之言遣子麟入寇及誘金人宗輔達蘭烏珠分道南侵步兵自楚承進騎兵由泗趨徐復遣偽知樞密院盧緯請師於金主金主集諸將議尼堪希尹難之獨宗輔以為可乃以宗輔權左副元帥達蘭權右副元帥調渤海漢軍五萬應豫以烏珠嘗渡江習知險易俾將前軍豫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朝廷震恐或勸帝他幸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張浚曰避將安之遂決意

親征壬申豫兵與金人分道渡淮楚州守臣樊序棄城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十月丙子朔詔張浚援世忠劉光世移軍建康世忠復還揚州起張浚為侍讀戊子韓世忠戰於大儀己丑解元戰於承州皆捷丙申豫露榜有窺江之言戊戌帝發臨安十一月壬子下詔討豫始暴豫罪惡士氣大振欲濟江決戰趙鼎曰退固不可渡江亦非策豫猶不親來至尊豈可與逆雛決勝負哉淮西將王師晟張琦合兵復南壽春府

執偽知州王靖十二月壬辰岳飛遣將牛皋徐慶敗金人於廬州庚子金人退師遣使告麟麟棄輜重宵遁語在世忠傳五年正月淮西將酈瓊復光州偽守許約降閏二月豫將商元攻信陽軍知軍事舒繼明死之七月豫廢明堂為講武殿暴風連日八月陷光州十月豫令民鬻子依商税法許貫陌而收其算豫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於金主亶六年正月豫聚兵淮陽韓世忠引兵急圍之賊守將連舉六烽烏珠與劉猊合兵來援皆為

世忠所敗六月築劉龍城以窺淮西王師晟破之執華
知剛俘其衆而還九月豫罷沿海互市張孝純謂豫曰
聞南人久治舟一旦乘風北濟將不利於我豫懼故罷
之豫聞帝親征告急於金主亶領三省事宗磐曰先帝
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
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收其利而
我實受弊奈何許之金主報豫自行姑遣烏珠提兵黎
陽以觀釁豫於是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李鄴行

臺右丞馮長寧行臺戶部許清臣兵馬大總管李成孔
彥舟闕師古為將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總中
路兵由壽春犯廬州猺率東路兵取紫荊山出渦口以
犯定遠西兵趨光州寇六安彥舟統之十月猺兵阻韓
世忠不得前還順昌麟兵從淮西繫三浮橋以濟賊衆
十萬次濠壽間江東安撫使張俊拒戰詔併以淮西屬
俊命殿帥楊沂中至泗州與俊合比至濠而劉光世已
棄合肥矣張俊遣人星馳采石諭光世曰敢濟者斬光

世不得已還廬州與沂中相應統制王德鄺瓊出安豐
遇賊三將軍皆敗之猊衆數萬過定遠欲趨宣化犯建
康沂中遇猊兵於越家坊破之又遇於藕塘大破之猊
遁麟聞亦拔砦走麟兵有自書鄉貫姓名而縊者豫由
此失人心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意矣豫
覺請立麟為太子以覘其意金人乃答豫曰徐當遣人
咨訪河南百姓七年春豫策進士遣諜縱火淮甸燔劉
光世帑藏二月又焚鎮江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遺

民日望王師三月帝進駐建康八月統制鄺瓊執呂祉以兵三萬叛降豫尋殺祉豫聞瓊降大喜御文德殿見之授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瓊勸豫入寇豫復乞師金人且言瓊欲自效金人恐豫兵衆難制欲以計除之乃佯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金人業已廢豫而豫日益請兵遂以女真萬戶蘓伯為元帥府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戶大托不嘉為右都監屯河間於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十一月丙午廢豫為蜀王初金主先令

達喇烏珠偽稱南侵至汴給麟出至武成麾騎翼而擒之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武殿烏珠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翼日集百官宣詔責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閭巷間揚言曰自今不僉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敲殺貌似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偽丞相張昂知淄州李鄴知代州李成孔彥舟鄺瓊關師

古各予一郡以女真呼沙呼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
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
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斛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
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達喇曰昔趙氏少帝出京
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
汝者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迫之行願居相州韓琦宅許
之後併其子麟徙於臨潢封豫為曹王賜田以居之紹
興十三年六月卒是年金皇統三年也豫僭號凡八年

廢時年六十五先是齊地數見恠異有梟鳴于後苑龍
撼宣德門滅宣德二字有星隕于平原鎮識者謂禍不
出百日豫怒殺之未幾果廢初偽麟府路經畧使折可
求以事抵雲中左監軍薩里罕密諭可求代豫後達喇
有歸疆之議恐可求失望酖殺之豫之僭逆也馬定國
進君臣名分論祝簡獻遷都國馬賦語多指斥又如許
清臣毀景靈宮孟邦雄發永安陵踰犬吠堯蓋無責焉
苗傳上黨人大父授父履授在元豐中為殿前都指揮

使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揚祖以兵萬人至傳與
張俊楊沂中田師中皆隸麾下隆祐太后南渡傳為統
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于杭州有劉正彥者不知
何許人父法政和間為熙和路經畧使死王事正彥由
閤門祇候易文資至朝奉大夫後以事責降會法部曲
王淵為御營都統制正彥歸之淵以法故薦正彥于朝
復為武德大夫知濠州擢御營右軍副都統制淵分精
兵三千與之以平丁進功進武功大夫威州刺史初正

彥討進請劉晏偕行晏本嚴州人陷遼登第宣和中率衆來歸正彥用晏計易旗幟為疑兵遂降進晏自通直郎遷朝請郎正彥恥已賞薄而晏獲峻遷由是缺望乃散所賜金帛與將士尋被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二月壬戌高宗從王淵議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傅先是王淵裝大船十數自維揚來杭杭人相謂曰船所載皆淵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內侍省押班

康履頗用事威福由已出其徒敎民居肆為暴橫傅等恨之曰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其黨張達復激怒諸軍曰能殺淵及內侍則人人可富朝廷豈能徧罪哉三月辛巳拜王淵同發書樞密院事初淵建幸杭州議內侍實左右之及淵躡躋樞筦衆謂薦由內侍傅自負宿將疾淵驟貴正彥雖由淵進淵檄取所予兵亦怨之於是傅積不能平與王世修張達王鈞甫馬柔吉等謀作亂鈞甫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傅部分既定乃給淵

以臨安縣有盜意欲使淵出其兵於外康履得黃卷小
文書有兩統制作田金字署卷末田乃苗金乃劉也於
是頗泄賊謀以告淵淵伏兵天竺明日賊黨亦伏兵城
北橋下俟淵退朝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殺淵以兵
圍履第分捕內官凡無須者盡殺之揭淵首引兵犯闕
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潛與傳通道其黨入奏曰苗傳
不負國止為天下除害知杭州康允之聞變率從官扣
閣請帝御樓百官皆從殿帥王元大呼聖駕來傳見黃

屋猶山呼而拜帝憑闌呼二賊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者不賞私內侍者即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友康履得除樞密臣立功多止作遙郡團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藍珪曾擇以謝三軍帝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已除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賊不退帝問百官計安出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曰禍由中官不悉除之禍未已也帝曰

朕左右可無給使耶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康履
遂命吳湛捕履得於清漏閣承塵中傳即樓下腰斬履
傳猶肆惡言謂帝不當即大位淵聖來歸何以處也帝
使朱勝非總樓下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
使與金議和帝許諾即下詔請太后垂簾賊聞詔不拜
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張遼曰今日之事當為百姓社稷
計時希孟曰宜率百官死社稷否則從三軍之請通判
杭州事章誼叱之曰何可從三軍邪帝徐謂勝非曰朕

當退避須太后命勝非謂不可顏岐曰得太后親諭之則無詞矣時寒甚門無簾幃帝坐一竹椅既請太后即起立楹側太后御肩輿出立樓前二賊拜曰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后主張太后曰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貫起邊釁所以致金人之禍今皇帝聖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已加竄逐統制獨不知邪傳曰臣等定議必欲立皇子后曰今強敵在外使吾一婦人簾前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正彥等號

泣固請因呼其衆曰太后既不允吾當受戮遂作解衣狀后諭止之傅曰事久不決恐三軍生變顧謂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適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傅請矣乞太后宣諭后猶不許傅等語益不遜太后還入門帝遣人奏禪位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詔二凶帝屏左右語曰當為後圖事不成死未晚勝非曰王鈞甫賊腹心也適語臣曰二將忠有餘學不足此可為後圖耳是日帝幸顯忠寺甲

申太后垂簾降赦號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為
睿聖宮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置丙戌赦至平江府張
浚知有變不拜丁亥至江寧制置呂頤浩遺浚書痛述
事變浚乃舉兵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至平江浚諭
以起兵浚泣奉命初勝非奏垂簾當二臣同對今屬時
艱乞許獨對恐賊疑乃日引其徒一人與俱傳入對后
勞勉之賊喜無所疑故臣僚入對得謀復辟勝非深結
王世修將處以從官俾通二凶傳欲改元正彥欲遷都

建康太后謂勝非曰二事如俱不允恐賊有他變己丑
改元明受張浚遺書二凶獎其忠義以慰安之庚寅百
官朝睿聖宮以傳為武當軍節度使辛卯張浚遣進士
馮輔赴行在請帝親總要務復抵書馬柔吉王鈞甫宜
早反正以解天下之惑浚既遣輔即檄諸路約呂頤浩
劉光世會平江傳以堂帖趣張浚赴秦州命趙哲領浚
軍哲不從改命陳思恭思恭亦不從壬辰以諫議大夫
鄭慤為御史中丞賊以武功大夫王彥為御營司統制

慙面折二凶彥狴狂即日致仕癸巳韓世忠引兵至常熟辛道宗謂張浚曰賊萬一邀駕入海何以為計浚乃聲言防遏海寇奏道宗為節制司參議官措置海船以避賊甲午賊曾擇藍珪于嶺南傳追斬擇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睿聖宮又欲邀帝幸徽越張浚勝非曲諭止之馮輜說二凶反正傳按劍瞋目視輜正彥解之曰須張侍郎來乃可即遣歸朝官趙休與輜共招浚乙未呂頤浩勤王兵至丹陽劉光世引所部來會丙申韓世忠

兵至平江即欲進兵浚曰已遣馮轡甘言誘賊矣投鼠忌器不可太亟賊遣張彥王德聲言防淮德伺彥醉并其軍自采石濟江歸劉光世彥尋為人所殺戊戌浚以世忠兵少分張俊兵二千益之發平江馮轡至平江浚復遣人責賊以大義諭以禍福期雖死無悔傅等初聞浚集兵未之信及得浚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詔責浚黃州團練使郴州安置鄭慤上疏謂浚不當責密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告浚宜持重緩進賊當自遁

浚然之是日賊遣苗翊馬柔吉將赤心隊及王淵舊部
曲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師馮轡至臨平見馬柔吉同縋
入城詰朝與傅等議傅曰爾尚敢來邪欲拘轡浚逆知
之謬為書遺轡言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初無異心
殊悔前書失於輕易賊得浚遺轡書大喜乃釋轡壬寅
浚得謫命恐將士解體給曰趣召之命也是日呂頤浩
至平江與浚對泣曰事不諧不過赤族乃命幕客李承
造草檄告四方討賊賊聞勤王之兵大集即呼馮轡勝

非議復辟癸卯張俊發平江劉光世繼之賊亦遣兵三千屯湖州小林丙午頤浩浚以大兵發平江詔以浚為知樞密院事丁未勝非召二凶至都堂議復辟率百官三上表以請夏四月戊申朔帝還宮都人大說帝御前殿詔尊太后曰隆祐皇太后立嗣君為皇太子辛酉徙傅淮西制置使正彥副之庚戌詔復建炎號是日頤浩浚軍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兵阻河韓世忠率先鋒力戰俊光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關二凶詣都堂趣

得所賜鐵券引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辛亥頤浩俊
引勤王兵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苗傅犯富陽
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癸丑犯桐廬甲寅斬吳湛時希
孟編管吉陽軍丙辰傅等至白沙渡所過燔橋以阻官
軍丁巳犯壽昌縣黥民充軍庚申犯衢州守臣胡唐老
拒卻之丙寅犯常山世忠請任討賊丁卯以世忠為江
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賊戊辰賊犯玉山縣辛未賊屯
沙溪鎮統制關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喬仲福王德會

信州賊聞之還屯衢信間五月戊寅朔世忠發杭州庚辰賊黨張翼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江浙制置使周望受之以聞賊寇浦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以邀官軍統制官馬彥博死之賊乘勝犯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揮兵直前正彥墮馬生擒之賊將江池殺孟臯擒苗翊降衆悉解甲張遠收餘兵入崇安喬仲福追殺之傅棄軍變姓名夜遁建陽土豪詹標覺之執送世忠檻車赴行在壬寅詔班師秋七月辛巳世忠軍還停傳正彥

以獻礫于建康市張達苗翊及傳二子俱已前死詔釋
餘黨

杜充字公美相人也喜功名性殘忍好殺而短於謀略
紹聖間登進士第累遷考功郎光祿少卿出知滄州靖
康初加集英殿修撰復知滄州時金人南侵郡中僑寓
皆燕人來歸者充慮為敵內應殺之無噍類建炎元年
進天章閣待制北京留守遷樞密直學士提刑郭永嘗
畫三策以獻充充不省永謂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

而無實驕蹇自用而得聲譽以此當大任鮮克有終矣
二年宗澤卒充代為留守兼開封尹三年以戶部尚書
兼侍讀召未至改資政殿學士節制京東西路依前京
城留守尋知宣武軍節度使七月以同知樞密院召還
至即拜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御營使初宗澤要結豪
傑圖迎二帝澤卒充短於撫御人心疑阻兩河忠義之
士往往皆引去留守判官宗穎嘗疏其失朝廷謂充有
威望可屬大事呂頤浩張浚亦薦之故有是命時諸路

各擁重兵率驕蹇不用命張俊方白事謁未入俊遽前
充怒戮其使諸將稍稍帽服高宗將幸西浙命韓世忠
屯太平王瓌屯常州以充為江淮宣撫使留建康使盡
護諸將光世世忠憚充嚴急不樂屬充詔移光世江州
世忠常州時江浙倚充為重而充日事誅殺無制敵之
方識者寒心金人窺江充遣裨將王民張超分守諸渡
乘高據岸以神臂弓射卻之金人復逼硎砂時以輕舟
薄南岸官軍奮擊或沉其舟一日當晝金人對江列陣

而佯退衆信之守益懈敵諜知無備夜乃乘數十舟橫江直濟衆不能禦敵遂登岸克亟命統制官陳淬盡領岳飛諸裨校合二萬人邀擊於馬家渡約王瓌俱進敵氣銳甚淬戰沒瓌引兵遁克軍潰金人陷建康克渡江保真州克嘗痛繩諸將將銜之伺其敗衆將甘心焉克不敢歸乃北約泗州劉位徐州趙立欲合兵邀敵歸路詔遣內侍任源賜親札激厲俾為後圖源至常州道阻未得進募健士先達上意克詭詞自飭以報源克居

真州長蘆寺守臣向子忞勸充由通泰入浙欲與偕行
充畜異志不聽始京畿提刑凌唐佐在南京守臣孟庾
歸朝以府事委之唐佐遂降于金為所用唐佐雅善充
以書招之完顏宗弼復遣人說充曰若降當封以中原
如張邦昌故事充遂叛降金事聞高宗謂輔臣曰朕待
充不薄何乃至是哉下制削充爵徙其子嵩巖崑塔韓
汝惟於廣州是冬充至雲中尼堪薄之久之命知相州
充猜阻肆威同列多不協紹興二年其孫自從所間走

歸充其副胡景山誣充陰通朝廷尼堪下充吏炮掠備至不服釋之因問充曰汝欲復歸南朝邪充曰元帥敢歸充不敢也尼堪哂之七年命充為燕京三司使八年同簽書燕京行臺尚書省事九年遷行臺右丞相十一年和議成而充死矣

吳曦信王璘之孫節度挺之中子以祖任補右承奉郎淳熙五年換武德郎除中郎將後省言其太驟改武翼郎累遷高州刺史紹興元年挺卒起復濠州團結使慶

元元年冬由建康軍馬都統制除知興州兼利西路安撫使四年憲聖園陵成以勞遷武寧軍承宣使六年光宗攢陵成遷太尉會韓侂胄謀開邊曦潛畜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力沮之陳自强納曦厚賂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從政郎朱不棄上侂胄書謂曦不可主西師侂胄不報曦至鎮譖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

師詔曦為四川宣撫副使仍知興州聽便宜行事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牒宣司勢均禮敵而侂冑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招撫使曦與從弟晁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為蜀王侂冑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為持重按兵河池不進潛為金人地以困王師侂冑不之覺會正使程松至曦不庭參松不敢詰曦復多摘取松衛

兵松亦不悟金人犯西和王喜魯翼拒之戰方急曦傳
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時已布
腹心于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
關招集忠義厚賜以收衆心興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
守大散關曦因撤驀關之戍敵由版閘谷遠出思後思
遁金遂陷大散關曦退屯置口舉人陳國飭投匭上書
言曦必叛侂冑不省十二月興州見兩日相摩金遣吳
端持詔書金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李好義敗

金人於七方關曦不上其捷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
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
明今宜從權濟事衆失色王翼楊騏之抗言曰如此則
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
詣甲仗庫集兵將官語故祿禧褚青王喜王大中等皆
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遣徐景望為四川轉運使褚青
為左右軍統制趨益昌敘總領所倉庫程松聞變棄興
元去三年正月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

之表鐵山為界曦乘黃屋左纛僭王位于興州即治所
為行宮稱是月為元年使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怒絕之
叔母劉日夜號泣罵不絕口曦扶出之族子僕為興元
統制見偽檄色甚不平曦既僭位議尊金國衣服之制
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將徙居之曦所統軍七萬併程
松軍三萬分隸十統帥遣祿祁房大勛戍萬州泛舟下
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祁尋至夔遣兵扼巫山
得勝羅護等砦以遏王師侂冑聞曦反不知所為或勸

不如因而封之侂冑納其說吳玠為曦謀宜收用蜀名
士以係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塗其目楊震
仲欽藥卒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偽命楊修年詹久中家
大酉李道傳鄧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薛九齡謀舉義
兵興州合江倉官楊巨源倡義討逆未有以發遂與隨
軍轉運安丙共謀誅曦會李好義與兄好古李貴等皆
有謀交相結納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首率勇敢
七十人斧門以入李貴即曦室斬其首裂其尸丙分遣

將士收其二子及叔父柄弟暉從弟覲賊黨姚淮源李珪郭仲米修之郭澄等皆誅之時吳端猶卧後閤亦伏誅徐景望趙富吳曉董鎮郭榮祿禧等皆在外遣人就誅之函曦首獻于朝詔曦妻子處死親昆弟除名勒停吳璘子孫並徙出蜀吳玠子孫免連坐通主璘祀曦敗時年四十六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一百四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七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五

叛臣中

李全上

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螭目
權譎善下人以弓馬趨捷能運鐵槍時號李鐵槍初大

元兵破中都金主竄汴賦歛益橫遺民保巖阻思亂於是劉二祖起泰安掠淄沂二祖死霍儀繼之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等附之楊安兒起掠莒密展徽王敏為謀主母舅劉全為帥汲君立王琳閭通董友張正中孫武正等附之餘寇蠭起大元兵至山東全母及其兄死焉全與仲兄福聚衆數千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洋弟潭等咸附之大元兵退金乃遣完顏霆為山東行省洪果為經歷官將花帽

軍三千討之敗安兒于闌頭滴水斷其南路安兒輕舸走即墨金人募其頭千金舟人斬以獻安兒無子從子友偽稱九大王不閑軍務安兒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潰卒奉而統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衆附楊氏通焉遂嫁之全合軍與霆戰又敗霆驍將張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及全若有繫其馬足而止者全得收餘衆保東海劉全分軍駐峒上霍儀攻沂州不下霆自清河出徐州斬儀潰其衆彭義斌歸

李全洪果者即阿魯達寔即李二措賜姓完顏惠號賽
張飛燕俠士也此數人者出沒島嶼寶貨山委而不得
食相率食人有沈鐸者鎮江武鋒卒也亡命盜販山陽
誘致米商斗米輒售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
北人至者輒舍之又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度淮之
禁來者莫可遏安兒之未敗也有意歸宋招禮宋人定
遠民季先者嘗為大俠劉祐家廝養隨佑部網客山陽
安兒見而說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夤緣鐸得

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時江淮制置李珣淮東安撫
崔與之皆令純之沿江增戍恐不能禦乃命先為機察
諭意羣豪敘復鐸為武鋒軍副將辟楚州都監與高忠
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
忠皎合兵攻剋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全分兵襲破
莒州禽金守富察李家別將于洋克密州兄福克青州
始授全武翼大夫京東副總管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
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

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勅珏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
軍就聽節制於是有旨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糧萬五
千人名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
湊漣水鐸納之全與劉全俱起羨心焉嘉定十一年五
月己丑全軍至漣水邀先白事楚城取器甲金穀議再
攻海州純之厚勞全金玉器用及其下有差六月全圍
海城金經略阿布哈囊巴勒等固守不下七月合鄆單
邳徐兵來援全與戰于高橋不勝退守石秋分兵襲密

州禽洪果械至楚城是冬徙屯淮陰之龜山十二年山東來歸者不止權楚州梁丙無以贍先懇丙請預借兩月然後帥所部五千并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不許請速遣全代領其衆又不許丙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二月庚辰率軍二萬度淮大掠丙調王顯臣高友趙邦永以兵逆之至南度門顯臣敗友邦永遇珪下馬與作山東語皆不復戰丙窘乃遣全出諭之時金人圍淮西急馬司都統李慶宗戍濠出戰喪騎三千珪及

張春皆有亡失帥司調全與先珪軍援盱眙全亦欲自
試親往東海點軍赴之癸亥遇金人于嘉山戰小捷三
月先軍進駐天長全進駐盱眙鼎立以待金人乙酉全
至渦口值金將赫舍哩約赫德名盧鼓槌者將濟全與
其將鹿仙掩之金兵溺淮者數千俘獲甚衆壬辰與阿
哈戰于化陂湖大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追至曹家莊
而還三圍俱解全喪失亦衆阿海者金所謂四駙馬也
全進達州刺史妻楊氏封令人六月金元帥張林以青

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州來歸始林心存
宋及敗意決而未能達會全還濰州上冢揣知林意
乃薄兵青州城下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
已猶豫未納全約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
相見甚歡謂得所托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
表奉十二州版籍以歸表辭有云舉諸七十城之全齊
歸我三百年之舊主表馮均所作也秋授林武翼大夫
京東安撫兼總管其餘授官有差進全廣州觀察使京

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為統制增放二萬人錢糧徙屯楚州先是制置使賈涉以朝命督戰許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承宣使殺駙馬觀察使全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四駙馬所獲者涉上于朝乞如約賞之故全有是受而四駙馬實不死也十一月大雨雪淮冰合全請於制府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制府遣就盱眙劉瑋議瑋集諸將燕全時青夏全咸願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度淮潛向泗之東城將

踏濠冰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
謂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
引去十三年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峒嚴實求內
附拱與定約奉實款至山陽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九
州來歸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金亦請往涉不能止
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餘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
兵度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乎於是
全合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參政蒙古剛帥衆

守東平全以三千人金銀甲赤幟遶濠躍馬索戰時大暑全見城阻水矢石不能及乃與林夾汶水而砮中通浮梁來往一夕汶水溢漂大木斷浮梁全首尾幾絕蓋金人堰汶水而決之也詰旦金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上有龍虎上將軍者貫銀甲揮長槊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槍突鬪會諸將至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縣精銳喪失大半統制陳孝忠死焉林兵還青州全所攜

鎮江軍五百人多怨憤全乃分隸拱使先歸而以餘衆

道滄州假鹽利以慰贍之龍虎上將軍者東平副帥旺

阿希達女將者劉節使女也全至楚州屬召先赴行在全

自渦口之捷有輕諸將心獨先嘗策戰勛威望不下已

患之乃陰結制帥所任吏莫凱使譖先先卒全喜而心

益貳涉乘先死欲收其軍輟統制陳選往漣水以總之

先黨裴淵宋德珎孫武正及王義深張山張友拒而不

受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涉不知覺及

選還涉恥之乃謀分珪軍為六請于朝出修武京東路
鈐轄印告各六授淵等使之分統謂可散其縱淵等陽
受命涉即聞于朝謂六人已順從珪無能為矣其後有
教令皆不納然後知淵等猶主珪涉恐甚全結府吏伺
知之乃見涉請討珪涉未有處議者請以全軍布南度
門移淮陰戰艦陳于淮岸以示珪有備然後命一將招
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罷支衆心一散珪黨自離涉用
其策珪技果窮珪素通好於大元至是殺淵而挾武正

德珍與其謀主孟導歸大元漣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將之客有請以附淮將者曰使南將主北軍則淮楚為一涉然之且曰先在時有三千虛籍今當遣明亮覈實因可省費全聞之即獻計曰全若朝將此軍夕與覈除虛籍因卑辭獻珍具以自結涉不能卻遂以付全翼日復命曰初謂有虛額昨夕細點萬五千人之外尚溢十數名涉始悟全見給他日議更遣幕屬點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三鼓漣水告警云金人萬餘在邳州

全思漣水去邳咫尺既無險阻城壁復敝一被攻劫則直臨淮面罪在全矣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詐因寢點軍之議全又白制府請于朝以劉全為總管駐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十一月丁未全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以方舟逆之大合樂以饗之總領程覃迭為主禮務誇北人以繁盛全請所狎娼覃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舳舻舟謀爭舟楫之利焉

十四年正月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涉欲與劉瑋共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兵至盱眙度淮攻尅泗州之西城入城布守瑋徙盱眙芻粟以實之防城之具俱撤以往為必守之計未幾盧鼓槌來取西城全盛兵出戰大敗統制賴興死全閉城自守明日復戰不勝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蘄州扈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長全隨行襲金人後謁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敵付全追之然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

進承宣使十五年二月瑋再取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
戒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數嘗敗全于山東而不能獲
每歎曰天假此賊事未可量及聞盧鼓槌言自度進未
必獲退復受戮即陳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
而起之相與歡甚不數日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與
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令自總一軍膠西當登寧海之
衝百貨輻湊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
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

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然後從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其弟有大造于林又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懼懇于制置司涉密召林戲下問之福伏兵于途以伺林覺不追於是李馬兒說林歸大元福狼狽走楚州冬加全招信軍節度林猶遺涉書詆全明已非叛涉以咎全全請為朝廷取之乃提師駐海

州以迫林涉間道遣黥胥王翊閭瓊勞林林泣涕道其
故翊歸全使人殺諸塗全攻林急林走全遂入青州十
六年二月涉勸農出郊暮歸入門忠義軍遮道涉使人
語楊氏楊氏馳出門佯怒忠義而揮之道開涉乃入城
自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被召卒秋全新置忠義軍籍
初涉屯鎮江副司八千人于城中翟朝宗統之分帳前
忠義萬人屯五千城西趙邦永高友統之屯五千淮陰
王暉及于潭統之所以制北軍也全輕鎮江兵且以利

咱其統制陳選及趙興使不為已患唯忌帳前忠義乃
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燕戲
下并召涉帳前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未能合也及邱
壽邁攝帥事全忽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
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
無弊壽邁善而諾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
軍時人莫悟十一月許國自武階換朝議大夫淮東安
撫制置使命下聞者驚異先是國奉祠家食數言全必

反欲傾涉而代之會召國奏事國疏全姦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彌蓋自鬻也至是喬行簡為吏部侍郎上疏論國望輕不宜帥淮不報山陽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閫及聞國用晞稷闕望乃謄國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是冬大元將李二措及邳州守致書海州欲附宋全戲下周岳得之即以報全全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兵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

全敗欲還楚州會濱棣有亂乃引兵趨山東十七年正月國之鎮楊氏郊迂國辭不見楊氏慚以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擣賚十裁七八全自山東致書于國國誇於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固留青州國不能致四月全遣小吏再致書國喜曲加勞接即日真補承信郎冀結其心小吏曰小吏奉書而遽得命諸將校謂何不受歸語其徒以為笑國見全無來期數致厚餽邀全議事會劉

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知之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見八月全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趨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退怒曰庭參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勛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國之

客章夢先生幕議慶福謁見夢先責客將令隔簾貌喏
慶福不能堪國以名馬十餘噉遺全不受國固遣全俟
其充斥階庭伺候移時而復卻之如是者半月卒不受
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也拜而得
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因會席間出劄白事國見其
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
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義斌求趙邦永來山
東全為白之國諾邦永乘間告國曰邦永若去制使誰

與處國曰我自能兵爾毋過慮邦永泣而辭之全遂往
青州十一月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之外
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恐其圖已內自為備
寶慶元年湖州人潘甫與其從弟丙壬起兵密告全黨
于山陽全黨欲坐致成敗然其謀而不助之力甫歸陰
勒部曲及聚販鹽盜至千餘結束如北軍率衆揚言自
山陽來擁立濟王事見竝傳時全圖國之意已決遣慶
福還楚城使為亂或教楊氏畜一妄男子間指謂人曰

此宗室也至語郡僚曰會令汝為朝士潛約盱眙四軍相應忠義統領王文信有衆八百涉徙刺揚州強勇軍國之聚兵大閱文信在焉慶福與謀令歸襲揚州別遣將劫寶應事濟即揮衆度江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快意於許國焉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豈文儒不知兵耶夢玉懼禍及已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帥欲圖汝兩為自結之計乙卯國晨起蒞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

曰不得無禮矢已及潁流血蔽面國走亂兵悉害其家
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入賊親兵數十人翼國登
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時四明人姚翀通判青州
全豫令還山陽及漣水而復止之至是擁腫入城與通
判宋恭喝犒南北軍使歸營是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
貌喏之辱戒諸軍毋害苟夢玉家護以五十兵初國倚
揚州強勇軍統制彭興及淮西親兵將趙社朱虎等為
腹心至是首降賊且助為亂惟丁勝張世雄沈興杜靖

毗富道不屈或與賊巷戰興手殺賊將馬良賊黨得志更相賀獨張正忠歎曰若曹不識事體朝廷豈置汝耶王文信復獻計慶福曰我偽作重傷提本部軍歸揚州楊守必不疑我生縛守以其城獻慶福喜夜飲而遣之丙辰許國縊于途丁巳文信將至揚州其徒有亡入城告變者時揚之兵皆在楚知州兼提點刑獄汪統會同官議鈐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曰我歸營何故見拒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素善文信請說止其兵

而以單騎入侯入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領往盱眙分
隸張范戲下統喜遣之遇文信于十里頭置酒相勞苦
文信偽為裏創狀拱曰忠義反楚州揚州人見忠義暮
歸豈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然後同見提刑提刑急
欲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聯騎入城坐客次拱先入勸
統收戮之統躊躇不敢發劉全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
堂厲聲曰王統領好人提刑不必疑請出受參統不得
已出而搗之劉全以兵翼之出館具家詰旦統未有處

拱又請引文信出城與議回屯楚州文信知事泄拱就
出劉全亦請從至平山堂文信責拱賣已欲殺之拱曰
爾謀如此三城人命何辜我已存三城人身死無憾然
我死汝八百家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及其衆動色
文信劉全遂還楚州時盱眙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
懷異圖劉瑋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瑋懼夏全復動乃
使卞整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整以邀文信為辭引
兵還揚州因偽言盱眙失守卞整為亂於是揚州復震

城門晝閉彌遠懼激他變欲姑事涵忍而後圖之謀帥莫可以徐晞稷嘗倖楚州守海州得全歡心晞稷亦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時慶福以事濟報全全又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得牒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讐呼趙邦永曰趙二汝南人正須爾明此事乃斬齎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閔斬數人請

待罪朝廷未之詰趙范時知揚州兼提點刑獄得制置
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全遣騎逆晞稷已卯晞稷入楚
城劉全躍馬登郡廳晞稷迎之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
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四月潘壬變姓名至楚州將度
淮而北小校明亮獲之械送行在伏誅甲午時青使人
偽為金兵道邳州出漣水奪全田租而伏騎八百翼旦
全引二百騎度淮與鬪伏發全敗圍之慶福以兵往拔
全出全與慶福俱重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欲乘全敗

舉兵追北軍晞稷止之全後知其謀對晞稷詰之二人
不為屈然懼禍及已晞稷乃潛授世雄勝軍統制教使
逃而陽索之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且走得達揚州晞
稷初至楚緩急相濟如囚趙社逐朱虎賊尚知畏屢令
全還戰馬軍器于制司全唯唯退招姚朮及將校飲酒
酣全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若何忽有將校曰當時忠
義只百十人其他軍皆南軍乘勢將帶若潰將何以還
一人曰制司必欲追之不若有官者棄官無官者歸山

東為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翬以告晞
稷翼日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自是不復誰
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軍
器庫止餘槍千數千金復取去全欲戰艦晞稷使擇二
艘全移出淮河使軍習之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吏竊許
國書篋二以獻慶福皆機事慶福賞盜篋者五百千未
之閱全始發緘使家僮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
全大怒又有苟夢玉書即以慶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

玉反覆夢玉知之時已被堂召亟辭全如京己卯全餽
餞夢玉如平時潛殪諸十里之郊復出榜捕害夢玉者
全往青州五月丁卯全取東平不克戊寅劉全以券易
制司錢不如欲復謀亂楊氏出二千緡解之乃止全引
兵攻恩州明日義斌出兵與全鬪全敗義斌以千五百
騎追之獲馬二千匹皆揚州強勇軍馬也慶福往救又
敗全退保山崗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
赴之會全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納金

降兵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汧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金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如此賊者或生禽或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時四總管亦各遣計議官致書乞助討賊范亦以為言不報全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晞稷繳達之時朝廷知義斌之功憚全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

與大元兵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大元兵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為他臣屬耶遂死之戲下王義深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附已餽金五百兩青見義斌死乃附全自移屯淮陰全招青入城飲折俎銅券二千他餽稱是恩徧麾下人人喜悅晞稷宴青全餽折俎如前全將往山東以南軍九百從官犒鐵錢券人五千全犒銅錢三倍許攜南貨免稅於是請行者不已得千人以俱晞稷又以千八百人繼之二

年春趙范奉祠林珙知揚州權提點刑獄全北剽山東
南假宋以疑大元且仰食會金與大元爭大名全得往
來經理三月丙辰朔大元兵攻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
利嬰城自守大元築長圍夜布狗砦糧援路絕全遣小
校周興祖縋城雜樵采者走楚州發援兵終不能支全
與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
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
萬勦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

止而福行朝廷初以力未能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
被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懦幸全未歸以苟歲月朝廷方
謀易帥劉璋久在盱眙雅意建閫又見賊勢稍孤意功
名可立使鎮江副都統彭忭延譽京師自謂素撫鎮江
三萬人足用且得四總管歡心討賊有餘力朝廷信之
忭亦垂涎代璋從吏尤力九月以璋知楚州兼淮東制
置使忭代知盱眙晞稷不知也已亥晞稷以戶部侍郎
召未幾出知袁州十一月壬子朔璋至楚州心知不能

制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自隨時青在淮陰瑋怨其移
屯叛已不召也夏全請從瑋素畏全校亦俾留盱眙托
自揣資望視瑋更淺曰瑋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也
瑋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
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
往赴事會何端坐為夏全欣然領兵徑入楚城青亦自
淮陰復移屯城內瑋且駭且恐勢不容卻復就二人謀
焉時傳全已死福欲分兵赴援兵少卒不往甲子瑋令

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遣人賂夏全求緩師
乃止

宋史卷四百七十六

謹案卷四百七十五第十三頁後五行撻辣權右
副元帥刊本權訛使據監本改

第十五頁後二行麟總中路兵刊本中作十按上
文分三道下文猊率東路兵彥舟統西兵則麟
所總者自是中路據續綱目改

第十七頁前六行為汝敲殺貌似人刊本似訛事
據續綱目改

第十九頁後三行則人人可富刊本富訛審據監

本改

卷四百七十六第十二頁前二行全遺小吏再致
書刊本再致訛致再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李維裕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七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六千二百五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七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二百三十六

叛臣下

李全下

寶慶三年二月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
歸附耶孤死兔泣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

諾揚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更與福謀逐瑋矣辛卯夏全令賊黨圍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瑋精兵尚萬餘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瑋步至揚州借州兵自衛猶劄揚州造旗幟林拱

繳奏于朝聞者大笑夏全既逐琚暮歸楊氏拒之意楊氏反目圖已明日大掠趨盱眙欲為亂張惠范成進閉門不得入翱翔淮上惠成進出兵欲勦之夏全狼狽歸金金人納之是舉也張正忠不從亂經妻女于庭并已自焚報至中外大恐劉琚自劾未幾死初姚琏從賈涉辟楚州推官全喜其附已為引重當路得改秩全請以通判青州國之死全借琏撫定以誑衆以功入朝三月以琏為軍器少監知楚州兼制置琏辟鄭子恭杜來等

為幕客留母及其子于京買二妾以行至城東艤舟以
治事間入城見楊氏用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許翀入
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娛之時全在圍一年食牛馬及
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初軍民數十萬至是餘數千矣四
月辛亥全欲歸於大元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
自經而使鄭衍德田四救之曰譬如為衣有身愁無袖
耶今北歸蒙古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約降大元大元兵
入青州承制授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為厲

階懷不自安欲圖福以自贖福知之亦謀去慶福二人
互相猜貳不相見福偽病旬餘諸將問疾慶福不往張
甫者素厚慶福懼福疑已乃勸慶福往後慶福約甫同
往及寢遙見福臥不解衣心恐不得已至床前見床頭
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懼福先發福疑慶福就刀
見害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徒手不支甫救之左右
羣起殺慶福及甫甫本金元帥封高陽公最善馭衆金
亡河北甫據雄霸清莫河間信安不下信安出白溝距

燕二百里而阻巨灤大元兵不能涉甫每潛師窺伺大元將哩嘉努屢欲滅甫以取雄霸驍將鄂勒歡者歸甫甫納之其後鄂勒歡遁去且竊甫千里馬以獻哩嘉努嘉努喜待遇甚厚嘗會飲燕京之大悲閣鄂勒歡醉哩嘉努而推使投閣幾斃焉哩嘉努乃佯醉下樓復乘所獻馬以歸甫追者莫及人始服甫之用間焉其後歸全福以慶福頭納种种大喜來曰慶福首禍一世姦雄今頭落措大手耶飛報于朝遣子恭繼奏捷瑋之敗儲

積掃地網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數見翀及僉
幕促之皆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曰朝廷若不養忠義
則不必建閫開幕今建閫開幕如故獨不支忠義錢糧
是欲立制閫以困忠義也六月福乘衆怒與楊氏謀召
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與翀命
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翀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
往來朝服至八字橋福兵要戮之來南望再拜就斃二
妾之入翀及見之福兵欲害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須

鬻縋城西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莫肯往來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賊徒黨塞南門開北門支邑民田皆以少價抑買之自收賦以贍軍錢糧不繼如故賊將國安用闔通歎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為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張林邢德亦謂嘗受宋恩中遭全間隙今歸于

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亦嘗遭全屈辱且謂我
本賈帥帳前人與彭安撫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
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福及楊氏
以獻於是衆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刃之相屠者數
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殺一婦人以為楊氏函
其首并福首馳獻于紹雲紹雲驛送京師傾朝甚喜檄
彭牒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便宜盡戮餘黨未
幾傳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次妻劉氏也牒輕僮每

供四總管弄戲得檄不敢自決力遜惠成進二人即提
兵入楚城與林等五人歡宴議分北軍為五使五人分
掌之每軍無過千人一屯南度門一屯平河橋一屯北
神鎮城中城西各一在山東人老幼並絕錢糧出淮陰
戰艦陳淮岸以斷全歸路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
青望重惟聽青區畫省檄之下不及惠成進青亦恐禍
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等歸盱眙賊黨復
振紹雲赴樞密稟議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

既歸錢糧缺乏密約降金盧鼓槌許之時鎮江軍及滁州虎兒軍在盱眙者尚衆二人給托曰南北軍易致激變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又勸早發虎兒軍折洗托從之二人每宴托必徧迨皂隸托皆不悟方感其拒夏全之功轉兩軍官資二人同戲下合辭曰不願得官欲得錢糧八月辛酉惠成進燕托托左右知有謀多不往托往如平時酒半縛托托從者無寸鐵且醉皆就縛即日渡淮輸欵以盱眙附盧鼓槌于泗州金兵至開門接

之諸軍不戰皆降於是塞南門開北門導淮水以通泗之東西域馬廬鼓椎與惠釋憾連姻金官惠有加俾專制河南以拒大元自是金人窺淮東益急朝廷調京湖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備全全得青報慟哭力告大元大將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歸南必畔許之承制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獻金幣十月丙辰全與大元張宣差并通事數人至楚州服大元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號義深走金安用殺林德自贖丁巳全

邀青及張國明于淮陰國明辭疾青父子同至全推殺
其子者郭統制斬之又收田成瑤田之昂李英等八人
下獄云非朝廷殺我妻子吾惟問汝李英全腹心狡而
密與李平皆山東胥吏全之乍逆乍順二人所教也平
又數致全書至廟堂以覘朝廷青繳所授檄於全曰我
素推尊相公豈肯為此全亦惡青反覆辛酉與登城南
樓飲殺青馳騎往給青妻言青病見與禱禳青妻至盡
殺之遂併青軍擢小校胡義為將徙其半于漣海紹定

元年春全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亡應之天長
民保聚為十六砦比歲失業官振之不能繼壯者皆就
募射陽湖浮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周
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蠱結水砦以觀成敗翟朝
宗知揚州權制置全厚賞捕趙邦永邦永乃變名必勝
全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留其
柁工一以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貼筏厚募南匠
大治舳艫船自淮及海相望於是善湘禁桐油貼筏下

江嚴甚朝宗市黏木往揚州善湘亦聞于朝請以松木
易留之全不得已代以榆板舟成多重滯六月試舟射
陽湖善湘恐其乘便擣通泰亟牒海州求通泰入湖之
路七月壬辰全使衍德提兵三萬如海州乙未全及楊
氏大閱戰艦于海洋八月全趨青州為嚴實及石小哥
邀擊敗走小哥珪子也遂奪青崖嶺據之九月全歸海
州治舟益急驅諸酋入習水十一月全至楚州全山東
經理未定而歲貢于大元者不缺故外恭順于宋以就

錢糧往往貿易輸大元宋得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輟
全縱遊說于朝不若復建山陽制置司全又與金合縱
約以盱眙與之金亦遣新經歷者聘全皆不遂二年四
月全以糧少為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
實欲習海道覘畿甸也六月全資淮安牛馬贈趙五嘯
合亡命雜北軍分往盱眙略牛馬九月全往漣海視戰
艦陽言歸東平葬方士許先生未幾還嘗燕張國明等
忽曰我乃不忠不孝之人衆曰節使何為有是言也全

曰糜費朝廷錢糧至多乃殺許制置不忠我兄被人殺不能報復不孝二月二十五日事吾之罪也十一月十三日事誰之罪耶蓋指瑋與夏全也全密遣軍掠高郵寶應天長之間知高郵軍葉秀發遣宗雄武領民兵捍禦為賊所敗三年二月壬寅御前軍器庫火得縱火者楚州軍穆椿也全欲銷宋兵備故使椿行且伏姦于外謀入為亂以不得入而止於是先朝兵甲盡喪椿臨刑笑曰事濟矣全欲先據揚州以度江分兵徇通泰以趨

海諸將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為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為備且雖反而難遽絕錢糧乃挾大元李宋二宣差恫疑虛喝而使國明達諸朝而大元實未嘗資全兵有識李宣差者曰此青州賣藥人也七月召國明稟議全以寶玉資其行賓從所過揚言李相公英略絕倫其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徧餽要津求主其說既見廟堂以百口保全不叛八月全將閱舟師風不順焚香禱曰使全有

天命當反風語畢風反大閱數日會全糴麥舟過鹽城縣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庚午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強皆遁全入城據之知縣陳遇踰城走公私鹽貨皆沒於全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入鹽城懇全退師又遣吏曾玠李易入山陽求楊氏裏言之助皆不答朝宗乃遣卞整領兵扼境全留鄭祥董友守鹽城提兵往楚整與遇麾軍道左擊析聲諾全言于朝稱遣兵捕盜過鹽城令自去城遁去慮軍民驚擾未

免入城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耶律均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朝廷為罷朝宗謀再用紹雲紹雲辭以官卑不能制命鄭損損辭通判揚州趙璪夫暫攝事全造舟益急至發冢取貼板鍊鐵錢為釘鞠熬人脂擣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給璪夫以大元為詞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

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王十五附全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梁于諭口以便鹽城來往又開馬擺港壽河引淮船入湖為攻撓水砦計復言於制置司云全復歸三年淮甸寧息雖荷大丞相力主安靖之說深有覆護之恩奈何趙制置岳總管二趙兄弟人自為政使全難處全欲決定去就親往鹽城存劄若有疾全者疑全者如趙知府之輩便可提兵決戰如能滅全高官重祿任彼取

之倘不能滅方表全心善湘見之甚憤范亦請調兵時
彌遠多在告執政無可否舉朝率謂大丞相老於經綸
豈不善處獨參知政事鄭清之深憂之密與樞密索韶
尚書范楷議二人所見合清之乃約韶見帝韶歷言全
狀帝有憂色清之即力贊討全帝意決清之退以帝意
告彌遠彌遠意亦決乙巳金字牌進善湘煥章閣學士
江淮制置大使范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葵
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俱節制軍馬全子

才軍器監簿制置司參議官下詔曰君臣天地之常經
刑賞君國之大用順斯柔撫逆則誅夷惟我朝廷兼愛
南北念山東之歸附即淮甸以綏來視爾遺黎本吾赤
子故給資糧而脫之餓殍賜爵秩而示以寵榮坐而食
者踰十年惠而養之如一日此更生之恩也何負汝而
反耶蠢茲李全儕於異類蜂屯蟻聚初無橫草之功人
面獸心曷勝擢髮之罪繆為恭順公肆陸梁因餽餉之
富以嘯集僞徒挾品位之崇以脅制官吏凌蔑帥閫殺

逐邊臣虔劉我民輸掠其衆孤假威以為畏已犬吠主
旁若無人姑務包含愈滋猖獗遽敎攘於鹽邑繼掩襲
於海陵用怨酬恩稔惡恣暴為封豕以洊食貪婪無厭
怒螳螂而當車滅亡可待故神人之共憤豈覆載之所
容舍是勿圖孰不可忍李全可削奪官爵停給錢糧勅
江淮制臣整諸軍而討伐因朝野僉議堅一意以勦除
蔽自朕心誕行天罰肆予衆士久銜激憤之懷暨爾邊
氓期洗沈寃之痛益勉思於奮厲以共赴於功名凡曰

脅從舉宜效順當察情而有過庸加惠以褒忠爰飭邦
條式孚羣聽應擒斬到全者賞節度使錢二十萬銀絹
二萬匹同謀人次第擢賞能取奪見占城壁者州除防
禦使縣除團練使將佐官兵以次推賞逆全頭目兵
卒皆我遺黎豈甘從叛諒由脅制必非本心所宜去逆
來降並與原罪若能立功效者更加異賞鄭衍德國安
用雖與逆全管兵然屢效忠款乃心本朝馮垕于世珣
雖為逆全信用然俱通古今宜曉逆順如率衆來降當

加擢用四方士人流落淮甸一時陷賊實非本心如能
相率來歸當與赦罪海州漣水軍東海縣等處有為逆
全守城壁者舉城來降當各推恩時青以忠守境屢立
駿功彭義斌以忠拓境大展皇略亦為逆全謀害俱加
贈典追封立廟噫以威報虐既有辭於苗民惟斷乃成
斯克平於淮蔡布告中外咸使聞知詔辭清之所代也
促荆襄淮西諸軍赴援壬子全兵突至灣頭墩夫恐欲
走副都統丁勝劫閤者止之全攻城南門都統趙勝自

堡砦提勁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全遣劉全奄至堡砦
西城下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見濠淺每
曰設有寇至未圍大城先襲堡砦何可不備盛暑中督
軍浚濠人皆苦之翟朝宗亦以為笑既浚勝決新塘水
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勝又浚市河人尤謂不急全至
勝開水門納賈舟千餘艘活者數千人糧貨不與焉時
朝廷雖下詔討全而猶有內圖戰守外用調停之說是
日璲夫得彌遠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楚州璲夫

亟遣劉易即全壘授全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
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惟留省劄璫夫始知全給已
亟發牌印迓范向葵全塞泰州城濠于邦傑宗雄武通
全戒守者無得發矢俟薄城而蹙之全得距堙宋濟恐
令縣尉某如全壘全以增糧省檄示之尉復出獻錢二
百萬以降乙卯邦傑雄武開門尊全濟師僚吏出迎全
入坐郡治濟發帑出所獻錢全曰獻者獻汝私藏耶若
泰州府庫則我固有何假汝獻為乃舍濟僉判廳入郡

堂盡收子女貨幣庚申全聞范葵既入鞭衍德曰我計
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先取通泰今二趙入揚州矣
江其可渡耶莫敢對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甲子
全配兵守泰州悉出衆宜陵丙寅至灣頭立砦據運河
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騎駐平山堂伺三城機便丁卯全
攻城東門不利賊將張友呼城東請見葵全隔濠立馬
相勞苦葵切責之全彎弓抽矢向葵而去戊辰張璉戴
友龍王銓張青以天長制勇三軍至阻全不得前遣人

請援范葵親出堡塞西門列陳待之全不敢動璉等乃入城庚午全晨率步騎五千餘攻堡塞西門趙勝出兵戰不利范葵以兵益之全兵亦增葵擊却之辛未賊引兵三萬沿州城東向西門李虎趙必勝張璉崔福力戰自己至申全乃沿東門以歸丁勝王鑑于俊擊走之襄兵萬人至真州上埧統制張達監軍張大連不設備魚貫而行全哨馬帥田四擊之為數截殲者五千達大連死之淮西援兵至亦遇全統領桑青力戰城中俱不知

也襄兵敗全兇焰益振每曰我不要淮上州縣度江浮
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甲戌復引輕騎犯州城南門且
欲破堰泄濠水統制陳達率勁弩射之范葵出軍迎擊
乃去是日金玠等距淮安十里焚全砦柵全將劉全出
戰玠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
下宗雄武獻全計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為總所支借
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乙亥全悉衆及驅鄉農合數
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

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賊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戊寅全張蓋奏樂平山堂布置築圍指揮閒暇范葵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全分路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庚辰范出師大戰玠等破全將張友于都倉獲糧船數十艘甲申葵出戰賊大敗四年正月辛卯全兵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是日玠破全將鄭祥獲糧百艘甲午全兵

千餘犯州城東門城中出兵應之全即引去乙未李虎
出南門楊義出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扼
賊圍開土城數處范葵提兵策應全步騎數千出戰諸
軍奮擊俘馘甚衆夜賊復合所開城丁酉趙勝遣統制
陸昌孫舉立橋堡砦于北門賊步騎分道來戰勝擊退
之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
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虎力
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

揮步騎夾浮橋吊橋並出為三迭陳以待之自己至未
與賊大戰別遣虎顯廣必勝義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
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用范所制長槍果大利賊
敗走翼日全遣步卒三百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
揚州兵復驅壯丁增濠面培鹿角范葵遣騎將出夾城
東西牽制之親出州城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乃
募勇力齎薪砲焚其樓櫓十餘賊自平山堂麾騎下救
道遇于俊軍而歸始全反計雖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

不皆從逆邊陲好進喜事者欲挾賊為重或陰贊之謂
激作愈甚朝廷愈畏則錢糧愈增又許身任調停之責
故全兵將舉而張國明先召全之託詞陳遇棄城及歸
過三趙圖已蓋成謀也及三趙用宋師集諸閭易國明
沮削全官爵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
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恠之時
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見之亦往海陵載
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是晚燕大元宣差宣差激

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乃取
誥勅朝服南向歷述平生梗槩再拜褫服焚之歎曰國
明誤我淚下如雨拭淚就坐彊歡有朐山于道士者老
矣全迎致之初見全即歎曰我業債合在此償耶占事
多驗尊為軍師及見全焚誥命謂人曰相公死明日我
死今日矣人問之曰朝廷以安撫提刑討逆然為逆者
節度使也豈有安撫提刑能擒節度使哉誥勅既焚則
一賊爾盜固安撫提刑所得捕不死何為入見全曰相

公明日出帳門必死全怒以為厭已斬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為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鬪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

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
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軍蹙之賊趨
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
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
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諸陣上衆獲頭目無得爭以
為獻故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
類非卒伍俱不暇問甲辰賊軍全椒人周海請降報全
已殺餘黨議潰去未幾聞安用歎恨飲泣初議推一人

為首以竟其逆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范夜
上捷書制置司議翼日追賊乙巳早安用引五百騎徑
南門趨灣頭范伏弩射之賊呼曰爾襄陽援兵已敗走
汝知之乎城中應曰汝李全已為戮汝何不降賊不應
諸將欲追賊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
光燭天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葵繼提精兵進四鼓賊
大潰丙午黎明葵追及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俘斬及
奪回糧畜蔽野別將追至大儀不及葵使人瘞新塘骸

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靈茅司徒廟
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亦當
如我至是果然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太后舉
手加額國明輩懼禍及已唱論云全未死至有資遊士
吳大理等助煽之及泰州凱奏繼上浮言始定朝中皆
擬隨表入賀彌遠以小寇就平謝止之甲寅善湘來犒
師二月命胡穎部所獲賊酋二十人獻俘于朝且定奇
功二十有九人及其餘促行賞又遣趙楷往稟廟算三

月庚寅禡祭有梟鳴于牙占之吉別遣余子才率王旻等將萬五千人與于玠犄角取鹽城癸巳步騎十萬發揚州留勝權守庚子鹽城賊董友王海以兵圍卞整砮玠擊却之癸卯遣總轄韓亮戚永昇率多漿船及民船四百入射陽湖擊賊於諭口丁未亮破賊于崔渭己酉范葵分兵進至平河橋勦賊甚多壬子玠整敗賊將王國興于岡門斬首千級四月丁巳敗賊于十里亭賊兵爭門墜濠如蟻庚申別將范勝趙興破賊砮于壽河拔

農民脅從者萬家壬戌范葵遣諸軍薄淮安城下賊大敗死者萬餘焚二千家城中哭聲振天甲子子才自他道進攻賊將董友拒之大戰于港口敗之庚辰舟師遇漣水戰勝達淮安五月丙戌朔天大霧官兵攻上城賊守者尚臥倉皇起鬪官軍互踏肩為梯前者或墜後者繼至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擒數百人兵士有故隸楚州左右軍者家屬數為賊虐至是洩憤無老幼皆殺之燒砦柵萬餘家腥焰蔽天餘寇爭橋入大

城重濠皆滿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
五城餘址賊始懼己亥子才率趙必勝王旻軍移砦西
門道遇賊大戰至夜不解子才為銳陣左右救乃勝楊
氏諭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搶天下無敵手今事勢
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殺我而降汝
必不忍若不圖我人誰納降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宜
告朝廷本欲圖我來降為我所覺已驅之過淮矣以此
請降可乎衆曰諾翼日楊氏絕淮而去賊黨即遣偽計

議馮垕潘于欵于軍門范等密聞于朝朝論不可范曰
若明諭朝旨是堅賊志不如陽許以誤之我自為必討
之計乃遣范用吉入城諭衆曰朝廷已許納降但令安
撫交過北軍衍德等遣潘于隨用吉報謝許獻玉帶犒
軍黃金四千兩范曰我欲欵賊賊更來欵我于歸鄭衍
德等自知降亦不免始送欵于金至是金遣其副統軍
許奕萬戶烏凌阿以其京東元帥牒來言曰此賊不降
能為兩國患請與大國夾攻之各勿受降范恠其來無

故而難於陰絕遣王貴報之不從其請六月己未大戰于河西三砦賊大敗楊氏歸連水壬戌賊先遣妻孥過淮軍爭欲往斬之不能禁反有起殺頭目者甲子復大戰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兵未行淮陰降金繼得探報云宋師遲一宿攻城淮安亦為金有矣於是全所據州悉平楊氏竄歸山東又數年而後斃全之寇泰州官屬十有九人皆迎降獨教授高夢月不污詔贈三官金子壇

宋史卷四百七十七